

鄂尔多斯研究文集

卷之壹 卷之貳 卷之參 卷之肆

第一輯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档案馆

鄂尔多斯研究文集

米吉森格 译

第一辑

(内部资料，不得翻印)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档案馆

一九八四年八月

前 言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鄂尔多斯政治、经济、历史，为档案资料利用者提供方便，根据本馆收藏档案、资料，我们辑录了《鄂尔多斯研究文集》第一辑。

田清波是比利时国学者（传教士），在鄂尔多斯西南地区呆了十九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对鄂尔多斯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写了不少论文发表在国外刊物上。本辑里辑入了他的七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对于我们研究鄂尔多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辑录这些论文时，未经撰者、译者本人同意。本辑属于内部资料，供同志们参考。

本辑由萨·那日松同志汇编。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人力不足，时间仓卒，本辑在各方面想必有许多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批评指正。

伊克昭盟档案馆

1984·8·1

目 录

厄尔呼特人

——鄂尔多斯蒙古基督徒后裔	2
鄂尔多斯蒙古部名考	25
对萨囊·彻辰的曾祖父	
——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说明	73
对萨囊·彻辰的一份原文的说明	79
传说中的萨囊·彻辰	85
有关成吉思汗的两部鄂尔多斯传说	89
十六首鄂尔多斯民歌	93
《额尔德呢——因·托卜赤——蒙古编年史》导论	109

鄂尔多斯志

〔比〕田清波著

〔说明：欲详细了解鄂尔多斯蒙语语音，见田清波：《（南部）蒙古鄂尔多斯方言》，载《人类学》（Anthropos），卷21—22（勘误载卷25，第725页）。今天在《鄂尔多斯志》所收文章中的标音办法略显简化：元音间之g_<与g是擦辅音；在前元音词里，u是蒙语里常见的前元音ü。基于印刷条件的限制，鼻化元音（经常是弱元音）用罗马字母标记。非重读音节短元音的弱化未作标记。词中词干元音为o时，后缀中元音a程度或大或小的唇化也未作标记。〕

厄尔呼特人

——鄂尔多斯蒙古基督徒后裔

大家知道，十三、十四世纪汉语史料中，基督徒，特别是景教修道士或一般基督教修道士都用“也里可温”表示。这其实是蒙文*erke'un的转写（音译），这一词的词源尚不得而知，其复数形式erke'ud见于元代八思巴碑文，在提到不向佛教僧侣(doyid, 汉语“和尚”)、基督徒(erke'ud, 汉语“也里可温”)与道士(senshinud, 汉语“先生”)征税并免除劳役的地方。明代蒙古编年史《阿勒坦·托卜赤》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一蒙文复数形式：erkigud, 指的是一蒙古部②。弗拉基米尔佐夫收了这个词的书面写法：erkegud, 在他的语法中译作：“喀尔喀的一个部”(3)李盖提先生在他从青城带回去的手抄本的后记中发现了这一词，也写作erkegud(4)。所有这些写法不是古代蒙语，就是蒙语书面语，直到目前，从未有人提起过这一继承了古代语言的活的口语形式。

在我旅居鄂尔多斯蒙古时，收集到一份相当详细的各部名单，我把它发表于下，并加评注，部名中，厄尔呼特部(er^kxut)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不怀疑这一部名就是八思巴碑文erke'ud这一词的现代话的叫法，但是我没有机会与属于这一部的人相遇，我不知道，在这一部的成员中，是否

有人保留了可证明他们古代信奉基督的东西。在厄尔呼特人之中，我也很难期望会见到这种踪迹。就是在遇到这一部的成员时，对中国与蒙古古代基督教进行研究的大学生们一致认为，这一地区的古代基督教遗迹已经消逝了若干世纪。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北京碰到了原籍为鄂尔多斯的真正的厄尔呼特人。他的哥哥，在我以前在鄂尔多斯还未开始研究部名时，就已很好地结识了。

此处我向读者展现的照片是个厄尔呼特人，他叫嘎尔玛·班萨尔 (Garma Bansar)，乌审旗人，45岁，不识字，1933年6月初来到北京以前，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鄂尔多斯。他是他那一旗王爷的舅舅，在乌审旗王府居住过很久时间，得过“红顶珠”奖赏。下面是他就厄尔呼特人向我提供的材料。

A. 总的情况

现在，在鄂尔多斯人中， er^kxut 这个词表示一个部。这个部的成员信奉一种独特的宗教，既不同于喇嘛教，也不同于萨满教，可以从以下论述得出结论，他们与中古基督教有关系(5)。在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鄂尔多斯西南)与乌审旗(鄂尔多斯东南角)，可以遇到厄尔呼特人。在鄂托克旗，有三个地方，可以见到他们：伊克·厄尔何图($ix^kxe\ er^kxe't'u$)、巴嘎·厄尔何图($Bag\ a\ er^kxe't'u$)与乌纳嘎·布尔都($unag\ ae\ burdu$)。他们人数似乎不多，根据给我提供情况的人说，只有若干家。给我提供情况者说，他们与乌审旗厄尔呼特人一样都从事同样的宗教活动。下面所记，都与乌审旗厄尔呼特人有关。他们分部在该旗南部，该地以其沙丘

与互不相连的沙漠著称，可是该地尽是名胜古迹，有统万城遗址、夏（公元五世纪匈奴王国）赫连氏都城（6），还有许多西夏城市，有鄂尔多斯编年史作者萨囊·彻辰及其曾祖父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坟墓，这位台吉与土默特阿勒坦汗一起在蒙古复兴了佛教（7）。乌审旗的厄尔呼特人分两组：大厄尔呼特（ix^kxe er^kxut）人与小厄尔呼特（Bag^aer^kxut）人。这两部分人在行政上属于札哈尔（Dzaxar）哈喇（xara）的两个苏木（sumu）（8）。小厄尔呼特人现在住在沙喇乌苏河（sara usu gol，亦作suxae g_{ol}，参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施密特本，第260页，汉语为“红柳河”或“烂泥河”）在伊克·锡伯尔（ix^kxesiwer——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与萨囊·彻辰住过的地方，见下：

《萨囊·彻辰之曾祖父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注1）与博罗·古舒（Boro Gusu）。大厄尔呼特人占有下列地方：托力（t'oli）、苏斯哈（susxa）、鄂龙（olon）与新苏孜（sine sume）（9）。嘎尔玛·班萨尔属于大厄尔呼特人，住在托力（托力·柴达木更为确切）。这两组厄尔呼特人总共七十余户，好像以前比这多。他们以前所占地并非今日所住地。以前，他们住在乌审旗一个叫作“可诺克灰岭”（k'onogzi Borot'olog_z）的地方，离中国小城波罗堡（蒙语k'onok）四十余里，波罗堡在长城以里不远的地方，在怀远县（现在叫横山县，在陕西省）北面。可诺克灰岭境内有一小庙，庙上有一楼，四周种了树。如今树还在，庙已不见，一百多年以来，汉人不断涌入，厄尔呼特人遂离开了家园。他们还拥有一大片公共墓地。嘎尔玛·班萨尔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这片墓还在，没有人动过。墓四周有墙环抱。

在座东向西的大门口，可以看到一个凯旋门式的建筑（“牌楼”），上有汉蒙二种文字的题词。墓地中央，可见一大块石头，形状如碾米的碾子，正是这一特点给这一地方起了蒙语为布鲁伊·嘎图（Bului Ga't'u, 碾米碾子高地）的名字（汉人称该地为“碾疙瘩梁”）。碾子周围排列着许多墓堆。每座坟上竖有小石柱，三、四尺高，其上刻有蒙文（死者名与生平记述）。嘎尔玛·班萨尔估计有二百座左右的坟墓，他还说，在这座墓地里，大、小厄尔呼特人不是胡乱埋进的，他们各有各的墓地。厄尔呼特人的居住地远离墓场，他们不再把死人埋在这片墓地了，如下所述，他们将死者埋在离住所不远的地方。碾疙瘩梁墓地附近土地始终属厄尔呼特人。他们把那些土地租给汉族农民，他们也委托给这些汉人去守卫藏有他们先人尸骨的墓场(Xu'ts'i Dzi K'ur先人的尸体，Xu'ts'idzi jasu 先人的骨殖)。

须要注意的特点：（大、小）厄尔呼特人虽然没有“达尔罕”（Darxan 免税）的正式头衔，但也免除蒙古人所说的“阿勒巴”（alba）：包括赋税、苦役、征用、兵役（10）等。（此处我们提醒注意：元代厄尔呼特人享受同样特权，见上）；只是在每年厄尔呼特人集体向乌审王敬贡一头两岁绵羊；这是自愿送的礼，与其他蒙古人所交的税毫无共同之处（11）。厄尔呼特人不像鄂尔多斯其他百姓那样隶属于台吉（成吉思汗后裔）。每组厄尔呼特人都隶属于他们称作“巴克西”（Bagsi 老师）的教士。大厄尔呼特人现在的教士叫索诺木；四十岁左右，住在苏斯哈（susxa）。小厄尔呼特人的教士乌勒吉（oldzi），五十岁左右，住在沙喇乌苏河（Sara usu gol）右岸。从外表看，教士与其他蒙人没有什

么区别，像他们一样也留着辫子。教士职务由父传子。教士对厄尔呼特人的权威很大，他有乌审旗王所承认的司法权，处理诉讼、鞭打、惩处罪犯，直到处死。处死的形式是活埋，因为厄尔呼特人害怕流血（见下）。处死后，教士通知旗王，他宣判处决的理由。像厄尔呼特人口这么稀少的共同体内死刑想必少见；可是嘎尔玛·班萨尔肯定说，他亲眼见过两起，两起都是死不悔改的偷盗犯。教士除了宗教职务（下面要讨论）与法官职务外，厄尔呼特的巴克西还起着民事官员的作用。他保存并整理厄尔呼特人的世系表。同治年间，古代世系表毁于伊斯兰教徒叛乱。

嘎尔玛·班萨尔不知道厄尔呼特人来自蒙古哪部分。他说，他们先人住的地方在阿尔泰山与杭爱山（alt'a xang<a nu't'ug't'a）。不过，这也只是重复别的鄂尔多斯人的话而已，你要向他们问，他们来自何地，他们总是这么回答。

厄尔呼特人的特权为别的蒙古人所羡慕，可他们的宗教仪式因与喇嘛教、萨满教均不同而受到其他蒙古人的歧视。他们这样议论厄尔呼特人：老实人别靠近厄尔呼特人，就像衣着华丽的人不该贴近煤烟一样（sae sana't'a k'un erkxudzi dergedu bi'ts'ge oort'u sae delt'i k'un k'oo dergedu bi'ts'ige oort'u）。他们把厄尔呼特人叫作“坏厄尔呼特人”

（mu er^kxut）“黑骨头厄尔呼特人”（xara jasu't'a er^kxut）；他们还这样说：“厄尔呼特人是些不守法的人”（er^kxut dersut bana）。由于厄尔呼特人不供奉成吉思汗，负责祭奠成吉思汗大皇帝的达尔哈特人特别讨厌他们，他们从不迈进厄尔呼特人的家门一步（13）。在外形上，厄尔呼特人与其他蒙古人毫无区别。可是嘎尔玛·班萨尔硬说，

厄尔呼特人中，有大胡子的较多。

以前，厄尔呼特人相当富有。方才我提过，同治年间，伊斯兰教徒叛乱时，把鄂尔多斯地区野蛮地糟蹋了，厄尔呼特人丢尽所有财物，没能从这场浩劫中复苏过来。

B·厄尔呼特人的宗教与宗教活动。

概述。从祭奠上看，厄尔呼特人与他们周围的喇嘛教与萨满教根本不同。在他们的门前，看不到贴满祈祷词的旗竿（ki mori），他们也不去朝拜喇嘛庙（sume），对喇嘛没有丝毫敬意；不占卜、不懂拜火、敖包（owo）、泉水等。他们认为，成吉思汗不过是个民族英雄，仅此而已。他们不把牲口用来献神（mal se't'erlex^Kxu），不操心吉日或凶日，不杀牲上坟，不怕死人。喇嘛教徒所害怕的不洁与污秽，厄尔呼特人满不在乎。他们不相信转生。

那么，他们的宗教是什么样的？我首先要说的是，根据情况提供者的说明，厄尔呼特人的宗教是一种秘密宗教（nigu'ts'i nom），传教的人不得把教义对别的教的人讲。嘎尔玛·班萨尔此外还说，就是对他的忠实信徒，厄尔呼特教士也很少讲什么，他们热忱地守护着他们的宗教经卷，从不给旁人看，他们甚至还声称，若有那个厄尔呼特人想背熟教士在隆重的祭祀仪式上背诵的祷词，他就要变成疯子。

厄尔呼特人所崇拜的神叫乌兰·达木占（ulan damdzan），是“红色达木占”的意思。谈到这位天神的特性时，嘎尔玛·班萨尔说，他只知道天神骑一只山羊，天神当过铁匠，在一座山上住过。厄尔呼特人把他们的天神称

作“萨胡斯”(sax^Kxus)，是“保护神”一类的天神。他们用祷词向他呼唤，遇到危险时，向他求救：“达木占保护神救救我！”(DamDzansax^Kxus awura!)。这里，我们要指出，喇嘛教内有蒙古人所熟知的五位守护神，他们也叫达木占(参阅格伦威德尔：《西藏和蒙古的佛教神话》

[A Grunwedel, Mythologie du Bouddhisme au Tibet et en Mongolie]，莱比锡出版，1900年，第184页)。厄尔呼特人在他们的庙宇内供奉的正是乌兰·达木占的像。厄尔呼特人每天在任何时候都可去这些庙宇。乌审旗的大、小厄尔呼特人各有各的庙宇。大厄尔呼特人的庙宇位于苏斯哈(susxa)，紧挨教士索诺木的住所。他们的庙是两间大的一所普通房子。小厄尔呼特人的庙是一座蒙古包，扎在教士乌勒基房子的附近，在沙喇乌苏河右岸。大厄尔呼特与小厄尔呼特人的庙门都朝东，就像当地蒙古人的住所一样。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祭坛，上置一张小矮桌，矮桌上有一件包了红绸的东西，整个看起来，像一个大包裹。正是这个包裹包着厄尔呼特人所敬奉的神像。嘎尔玛·班萨尔说，谁也没见过这个神像，就是教士也不能看，所以这个包裹从未打开过。人们只满足于不时地把旧红绸换成新红绸包上。庙堂内日夜点着一盏灯(mon^Kxo Dzula长明灯，永远不让熄灭)(14)。上庙的人必须必恭必敬，不得抽烟等。以前，出于尊敬的缘故，在庙堂附近，人们不骑马走过。

嘎尔玛·班萨尔认为他们不崇拜普通的十字架。我画了个十字，他说，这只是汉人表示“+”的符号。我把来自鄂尔多斯地区的几个青铜十字架指给他看。他说，他在他的家乡见过这些十字架，又说，厄尔呼特人并不认为这些东西有

什么宗教意义。然而在我向他指一个中间有个卐字形的青铜十字架时，他很自然地向我说，厄尔呼特人认为，中间那个形象是“该崇拜的”。厄尔呼特人只把这种卐字形十字架和宗教联系起来。这种十字架，他们叫“中岭”（junrin）

（15）。他们对它的崇拜方式并不像十三世纪中国景教徒那样把普通十字架摆在家中或带在身上（16）；恰恰相反，除了教士在祭祀或行葬礼时用卐字形十字架以外（见下），厄尔呼特人认为，其他情况也用它就是亵渎。因此他们在装饰（绘画、绣花等）中不用任何可以让人想起卐字形十字架的交错线条。

公开的祭祀由“巴克西”或札苏尔沁（Dzasults'in）或亚苏沁（jasu'ts'in）的教士助手主持。札苏尔沁负责宰牲；亚苏沁负责烧作为祭祀动物的骨头。与教士职位一样，札苏尔沁与亚苏沁的职务世袭。补充一句：教士不拿佣金。

祭祀。一年有三次隆重的祭祀活动：正月初三（ts'ag<an sara，直译“白月”）、五月十三（nama sara，直译“八月”，相当于汉人阴历五月）与十月十三（xuwi sara）。这些祭祀仅在“苏斯哈”即大厄尔呼特人的庙堂内举行。祭祀那天，小厄尔呼特人的教士带上厄尔呼特神像（也包着红绸，见上）来到苏斯哈庙堂，在他们负责掌管的庙堂内崇拜。小厄尔呼特人的教士把神像放到祭坛上，放在大厄尔呼特人的神像一旁。在整个献祭礼期间，他都协助大厄尔呼特人的教士。

嘎尔玛·班萨尔，以厄尔呼特人身份，参加过许多次祭祀活动。根据他的描述，各种献祭仪式记述如下：将近中午时分，大厄尔呼特人与小厄尔呼特人一听见锣响便集合在庙

堂周围，札苏尔沁立刻开始杀牲，牺牲品通常总是厄尔呼特各家轮流供应的山羊。杀牲祭神者一刀打开羊肚，伸进手去掏出心来，摆在盘中时，心脏还一上一下地跳动着。放着羊心的盘子一个个传到教士手中，教士站在庙门口把放有羊心的个个盘子摆在神像前。厄尔呼特人小心翼翼，怕血流在外面。这就是他们屠宰牲口时，不割脖子而要开膛切断下腔内静脉的缘故。献祭那天，流在动物体内的血液被小心翼翼地收起，为了立刻消除血迹，当场把血埋掉（ulan elee Bi'ts'ige Gada xaja，“不要把红留在外边”，他们这样告诫道是出于对他们的乌兰达木占〔红达木占〕的尊敬吗？）。杀牲后，祭品被切成碎块，肉给煮透，然后平均放在羊皮上（有肉的那面向上），羊皮上人们小心留下头蹄。上面放肉的皮子被送到庙堂内摆开。

等这些准备活动一完，正式的仪式就开始。信徒们放下腰带和所带的一切什物（刀、烟袋、打火镰等）过来站在大开着的庙门前。妇女在前排，男人在后排。教士并不穿专门的服装，只穿平日的服装，仪式期间向每个信徒分发（圣？）水。大家都行“洗礼”（他们叫Gualg<a）。水是用大碗或左手手心接的。信徒把无名指（idam xuru）伸进水中，用沾湿的手指碰碰舌头，然后向地上吐去。袒开胸膛，做出洗胸膛的姿势。此时，教士走进庙堂，转向圣坛，开始高声祷告（o'ts'ok）。祷词是蒙语。嘎尔玛·班萨尔不知道是否每个达赫勒嘎（Dax^kxilg<a）都有独特的祷词。如上所述，不准厄尔呼特人背诵祭祀祷词的。嘎尔玛·班萨尔亲自听过主持仪式的教士祈祷，他还记得祷词开始的那一部分。祈祷词押头韵：ts'ulu ts'ag<an sudu't'i ts'olmo g<urwa nudu't'i

“牙又白又大，两眼炯炯有光，好像金星”。

虽然集合在庙门前的信徒并不与教士同声祈祷，但献祭仪式却是和他们一起进行。在一定的時候，教士从庙堂深处喊道：“现在，跪下！”（odo sogodo!）于是信徒跪倒，直到教士又喊：“起立，举起手来！”（Bosts'i Gar urgu!）。一听见口令，厄尔呼特人便站起身来，举起右臂，手心向天。每年三次献祭时，站起又跪下，反复三、四次。

祈祷词一念完，大家便来分享献神的肉。参加仪式的每个厄尔呼特人都分到他那一分，还有给他家没有参加仪式的其他成员分的那一份。参加者把所分到的那分肉吃掉，各回各家。此时，天色已黑。亚苏沁收起羊骨头，日落后，在庙堂西面烧起骨头来。

羊皮由献羊者拿走。

除了三次达赫勒嘎（Dax^kxilg^a）以外，每年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上，举行“赠送”（oglogo）或“廿九夜赠送”（jisu sonin oglogo）献祭仪式。嘎尔玛·班萨尔从未参加过此类仪式。厄尔呼特人不参加，是因为新年临近。新年期间又不允许蒙古人离家。因此，下面所记是他听来的。祭祀仪式由杀牲者的助理教士主持。在庙堂左右，预先挖好三个坑，坑内烧肉并烤洒了刺柏子酒的面团。此时，教士在地上画个东西，中间便是卐字形十字。

婴儿的出生、洗礼、起名。

妇女分娩时，人们把妇女用黑白两色的绵羊毛线捆起来，把毛线穿过蒙古包顶部窟窿，外头再拴到某个物体上。此时婆婆或别的女人来到产妇跟前，让她交心认罪。产妇承认了种种错误，许诺不再重犯。厄尔呼特人说，这种仪式可加速

分娩。

其他蒙古人用盐水洗刚生下的婴儿身体，而厄尔呼特人在婴儿出生后第三天才给婴儿洗身。洗礼进行得非常隆重。洗的目的是使婴儿免除疾病。他们把亲戚朋友请来吃饭。产婆 (udag-an) 主持宴会和洗礼。婴儿的身体整个被浸在花椒水里洗。洗完，在婴儿肚脐上涂一些绵羊尾巴油，肚子上还要缠一条带子，直到肚脐完全好了才取下。这一仪式叫克格·齐格勒呼 (K'eg ts'iglex^kxu, ts'iglex^kxu 是“用填料塞住窟窿”的意思。K'eg 不知是什么意思)。洗礼时同时给孩子起名字。厄尔呼特人并没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嘎尔玛·斑萨尔说，他们起名字时，只要避免起那种令人想起喇嘛教或萨满教神道名的名字就行。

厄尔呼特人不行割礼。

婚姻。

厄尔呼特人认为他们都出自一家，因此，他们之间不通婚。他们把女儿嫁给喇嘛教信仰者或萨满教信仰者。他们还从喇嘛教或萨满教信仰者那里娶回媳妇来。那些非厄尔呼特人不愿把女儿嫁给厄尔呼特人。因此，厄尔呼特人为了娶人家的女儿要比其他蒙古人花的钱要多。厄尔呼特人的结婚仪式与普通蒙古人的仪式一样，只是普通蒙古人仪式中新郎佩带传统的弓与箭，厄尔呼特人给新郎换上了羚羊角 (orongɯn ewer) 与龟甲 (melex^kxu ts'ara)，拜火等“异教”（从厄尔呼特人的角度）仪式取消了。结婚当晚，新婚夫妇要受洗。新郎家的男性成员给新郎细心洗遍全身；新娘由她家的妇女（厄尔呼特人认为是异教徒）洗。洗礼完，向新婚夫妇宣布依照厄尔呼特习俗，新婚夫妇须于每月一

日、十五日、二十四日静心寡欲，不得同床交媾。这种禁欲叫作“身体三戒 (ts'erlel)”。人们反复向新婚夫妇教诲，说违者会招来厄尔呼特天神重罚，不是得梅毒就是不生子儿。万一婚礼碰在这三天当中的某一天，便禁止新婚夫妇在同一蒙古包过夜。结婚几天后，新郎来到厄尔呼特庙堂，把妻子介绍给乌兰·达木占。妻子因为是异教人，刚刚才成了厄尔呼特人 (sine Bere)，须跪倒在新的天神面前。此时，新娘面罩薄纱。按规定还得去见教士。嘎尔玛·斑萨尔那时也带上新娘去见过教士。他记得，教士特别叮咛他们要遵守每月三日的禁欲规定。

厄尔呼特人中有一夫多妻者。甚至厄尔呼特教士中，也有娶不止一个妻子者。嘎尔玛·斑萨尔说，多妻制是违反古代习俗的。

原则上讲，厄尔呼特人的婚约是不得解除的。嘎尔玛·斑萨尔给我引了一句谚语：“你一旦娶了个坏老婆，你一辈子倒霉；你一旦骑上匹弩马，你一路倒霉。” (mu eme absa bolwol nege nasu ga<, mu mori unuwul nege Dzamii g<a) 因此，离婚的事在厄尔呼特人中要比其他蒙古人少见。

厄尔呼特妇女的名声比其他蒙古妇女（异教徒）好，她们不像那些异教妇女那样放荡。厄尔呼特人说，人死后，一看骨头就可区别出谁贞洁谁不贞洁：不贞的妇女盆骨 (nig<u'ts'i oron jasu) 是黑的，贞洁的妇女盆骨是白的，上有七个小孔。

厄尔呼特人的习惯是在将来的儿媳还不满十岁时，便给自己的儿子与她订婚。婚前，对这种儿媳的道德行为要求很